



渡边淳一作品

為何 不分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香港天地圖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何不分手/〔日〕渡边淳一著；方斗译，-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9.1

ISBN 7-5039-1813-6

I. 为… II. ①渡… ②方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8188 号
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98-2580

本书经 Japan UNI Agency 代理，
取得作者授权

为何不分手

〔日〕渡边淳一 著

方斗 译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出版

(香港)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博雅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5 字数 210,000 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813-6/I·796

定 价：16.00 元



渡边淳一

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。札幌医科大学毕业并曾在该校整形外科担任讲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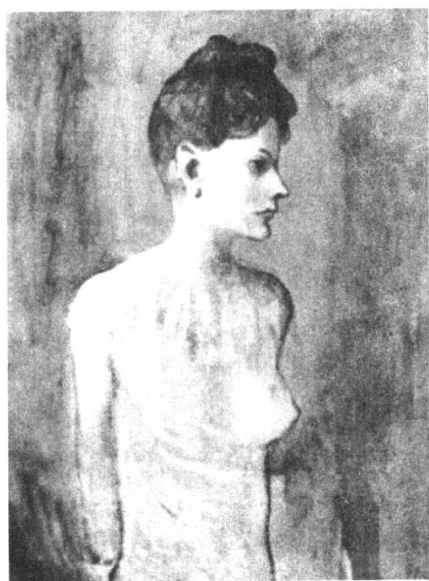
1965年以《死化妆》获新潮同人杂志奖；1970年以《光与影》获直木奖；1980年以《远方的落日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等。

著有50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、随笔集，为当今日本文坛的文学大家。

目 录

1	寒月
25	春雪
59	白夜
89	骤雨
119	冷夏
153	暴雨
179	秋色
215	华野
241	夜寒
289	清雪
317	解说……藤田昌司

寒月



一拐过喧闹的大街，周围马上就静下来了。路灯在黑暗中排成一行，向前望去中间只有一个红绿灯，红光在寒冷的夜空中颤抖着。

速见修平往前探探身子，告诉司机从红绿灯处往左拐。

这一带是世田谷的住宅区。近些年开始修建超级市场和公寓楼，修平住的就是三年前建起来的高级公寓。

因为是住宅区，高度有限制，修平住的是较低的三层楼房的二楼。楼房占地面积过大，价钱就很贵，但环境清静，与私铁车站的距离适中，七分钟就可走到，因此决定买了下来。

汽车往左一拐，前边左侧就看到了白瓷砖墙面的公寓楼了。

“到那儿就行了！”

修平让车子停下，给完钱下了车，抬头看看天。在车里看不见的那近乎正圆的月亮，正高悬在公寓楼对面山毛榉树的上面。

刚才无线电广播里说，今年冬天最大的冷气团正笼罩本地区上空，果然月亮是冰冷凄清的。

修平缩起脖子，看了一眼公寓大门，叹了一口气。

他经常如此，在同别的女人幽会之后回家时总摆脱不了某种内疚感。妻还在屋里等着，现在以什么样的神态去见她呢？

平时一按门铃，妻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但今天这样的日子，修平却用自带的钥匙开了门。

若在平时他就会说“我回来了”，然而这时多半是一言不发地从妻的身旁蹭过去。

独生女儿弘美在湘南的名牌女子高中住校，不到周末不回来。有孩子在，跟她搭个话也可以搪塞过去。这种时候只有自己和妻两个人在家就无由回避，真有点儿难办了。

为了掩饰内疚，只好赶快走到里屋去换衣服，再回到起居室看晚报，打开报纸就可以遮住脸聊以解窘。

不过妻房子或许早已看穿了修平的这些老把戏。

不断重复，它本身就会表现为一种模式。

然而，迄今为止房子还没有对丈夫抱怨过。

偶尔也说过“别太为难了哇！”“今天的领带挺花哨呀！”但那种话还不能肯定就是指责他偷情。

究竟妻是已经察觉了，还是一无所知？修平经常一边偷偷看妻的脸一边想。

不过，只看表面态度，并没有已被发现的迹象。

如果已经发现却故作镇静，那可就是忍耐力很强而又相当难对付的女人了。

但是房子本来就心胸宽广，略有察觉之处也不怎么干

预修平的行为。结婚以来，除了专心照料孩子的五年时间之外，她一直干着自由记者的工作。正因为如此，她同丈夫没有发生过无谓的纠纷。

也不能说是趁机钻这个空子吧，修平从一年前就同冈部叶子这个女人相好了。她三十二岁，比房子小六岁，结婚了，还没孩子。

修平是麹町共济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。

认识叶子是在两年以前，那时叶子来参加医院主办的保健管理人员讲习会。本来叶子是营养士，在赤坂某饭店的保健中心工作，管理并指导一批会员的保健，所以来参加这个会。

后来修平就常常在保健中心露面，和她相好起来。从一年前开始，两个人好到有了肉体关系。

叶子名片上印着“限量饮食协调人”的字样，身材略低，体态匀称，朝气蓬勃。据说丈夫在与石油有关的公司工作，但光看她本人，说她是独身也有人信。

保健中心的成员多是一流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、监事，她则很麻利地指导这些人，熟练地讲解要领。

今天和叶子的见面是三天前就已经约好了的。

修平心里有数，今天早晨出门时就预先告诉了妻“今天要晚回来”。

当时房子站在门口，问道：“那么就不回来吃饭了吧？”

“同制造商一起吃，就不回来吃了！”

修平因工作关系，同医疗器械和制药等有关厂家多有

交往，对妻说起来就把它统称为“制造商”。

如果进一步追问“是哪家制造商？”他已经准备好 K 制药公司的名字了，但房子没再多问。

本来房子的性子也不是那么爱刨根问底的。

“请您走好！”

从身后传来的房子的声音同平常一样，不冷不热。

房子在位于神田的某出版社做妇女杂志的编辑工作，因此上班时间常在十点以后。

这样，她早晨就能正正经经地做好早饭，送走修平；晚上除了每期最后完成校对的那一天，一般六七点钟就到家了。也因为自由记者时间比较自由，所以几乎没有感到双职工都有的不方便。现在修平也习惯了这种状况。

“那我就走啦！”

今天早晨修平出门的时候对站在身后的妻挥了挥手。若是平时就默然无言地走了，做出这种姿态也是因为心里有了晚上要和别的女人相会的内疚。

进入冬九天气变冷以来医院忙起来了。内科就不用说了，修平所在的整形外科，因滑雪折断了腿和胳膊，或因天寒腰腿痛复发，病人也增加了。

工作的时候，叶子和妻的事全都抛在了脑后，但到约好的六点钟，修平就向皇居附近的一个饭店的门厅走过去。

叶子是准时的女人，六点过五分就来了，可一见面就说：“今天九点左右我必须回去！”

听说叶子的丈夫在与石油有关的公司工作，但修平并

没有深入地打听过。

叶子的家在中野，同修平的家不在一个方向，平常十一点以前回去就可以。

“怎么，有事？”

“有点儿……”

叶子含糊其辞，修平也没有再问。各有家庭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当中，到某种地步为止不能更深地介入，这是一种礼貌。

“九点就得回去，那八点半就必须走了！”

一见面就吃饭，然后去饭店，这是往常的程序，若是只能到九点就只好两者择一了。

“你还没吃饭？”

“没事呀！”

叶子的回答说明她也希望快去饭店，他们就直接到平常去的涩谷的饭店去了。

没时间了，慌慌张张、匆匆忙忙的，可这倒成了一种刺激，叶子前所未有地欲焰飞腾起来。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以欢爱的激烈弥补了时间的短暂。

肉体的欲望虽然得到了满足，但吃饭的欲望却被完全置之度外了。

出了饭店同叶子分手的时候，修平决定去吃饭。中国菜也好，饭团饭卷也好，眼下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一个人吃饭虽然孤寂一点儿，但现在回家再让妻准备饭，那也太不尽情理了。

修平在道玄坂附近的饭团店吃了饭团之后就上了出租

车。

抚摸过叶子柔软的肌肤之后又填饱了肚子，修平满足了。

不过随着临近自己的家，他注意到现在回家早了点儿。

以前与叶子欢会经常是十一点以后才回家。当然，同制造商们聚餐，饭后再边喝边聊，也有过十二点的时候。跟妻说“会晚回来”就意味着那个时候回家。

可一看表，才刚到九点。

这时候不带着一脸醉相回去，妻反而会惊讶。不仅如此，或许还会看穿是偷情去了。

他想，倒不如去哪儿喝酒吧！但一个人又没有兴致，袭人的寒气也特别刺骨。

想着这些犹豫不决时，出租车已到了家门口。

刚过九点，公寓周围已经恢复平静，管理室的小窗户拉上了窗帘。修平一面斜眼看着这些，一面考虑着早回家的“理由”。

“制造商有急事了！”

这理由初看似乎不错，但邀请方因急事而中止聚餐会可有点儿勉强。

“同去的某人身体不适了！”

这么一来，一旦问起那人的名字以至病情也许会露出破绽。

“明天早晨预约了手术！”这个理由或许是最无可非议的。

正在考虑着人已到了二楼。是按门铃还是用自己的钥匙开门？犹豫之中修平走到门前，信箱里插着的晚报没人动过。

妻忘了拿吗？这个漫不经心的家伙！这么想着开了门，屋子里漆黑一片。

马上开灯四下一看，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窗帘也都拉上了，没人动过。

没见着妻，事情就会这么过去了，修平先放了心。

“我反倒早回来了吗？”

就这样，一边喝着威士忌，甚至还一边看着电视，和叶子幽会的事就发现不了啦！

进了里间屋，脱了西装，换了睡衣和睡裤再回到沙发上，就看到女儿弘美写来的信。

已经开了封，拿出来一看，是给妻的生日贺卡。

上面写着：“祝您永远健康，永远是极漂亮的妈妈！”旁边还写着：“这回要点三十九根蜡烛！”

看了贺卡，修平想起两天之后妻就三十九岁了。

“再过一年，她也到四十这个坎儿了！……”

修平比妻大七岁，今年四十六，这就是说明年两个人都过四十了。

“快呀！……”

修平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想，觉得妻多少有点儿可怜。

迄今为止，妻一直在工作，但却的确不曾有过像样子的恋爱。

勉强说有过的话，那就是同修平订婚的年代，充其量也不过一年的时间。

以后就只有生孩子、干工作。虽说是因为喜好才工作，但就这样到了四十便开始老了起来，也真可怜。

修平这样想也是因为今晚曾同叶子相会之故。想到自己是兴高采烈地玩，妻却工作到很晚，便产生了抱歉的心情。

“略微玩玩也可以，可……”

修平一边看着生日贺卡，一边低声自语地说着，可是房子不是个玩的人。

她身材苗条，个子也高，作为中年女性，体型也很好，容貌也过得去。两个月以前曾有事约好在外等候见面，看她大衣下摆飘荡着走过来时真是英姿潇洒，甚至错以为是三十四五的人呢！

房子的不足与其说在外貌，不如说在于她那过于爽朗的性格。她人很聪明，工作干得很出色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她是个胜过男人的女强人而略乏情趣。

总之，她是不怎么讨男人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。

修平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妻的事，一连喝着威士忌，不觉已经过了十点半了。

“加班吗？……”

房子晚回来，必定出门前打了招呼才走。说“十点回来”，十点就会准时回来。说十一点，十一点门就会开。那种过分准时也有点儿没趣。

就这样一边喝着威士忌，一边看着电视，已经过了十

一点了。

也许是因为偷情之后才喝酒，酒精很快就发生了作用。

“可是，太晚了！”

回来时妻不在，他放了心，但现在又有点儿生气了。

“那就先睡吗？”

一边一个人低声自语，一边又倒了一杯酒。这时电话铃响了。

正因为是冬夜，铃声很响。修平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拿起话筒，冷不防一个男人的声音闯进了耳朵里。

“已经到了吗？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

无意中一反问，那边“啊”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修平一瞬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拿着被挂断了的电话话筒歪着头纳闷。

刚才是男人的声音，没错！

三十四五岁，或许更年轻一点儿。也许因为是夜晚，像是在窃窃私语，声音含糊不清。

想到这里，修平又把刚才的电话重新想了一遍。

“或许那不是打给妻的电话？”

修平重新坐回沙发，一看餐具橱上的钟，时针已经指到十一点二十分了。

修平从快空了的瓶中倒出了没兑水的酒，一口就喝光了，灼热的一团直烫嗓子，呛了一下。平静下来之后，坐在沙发上再一次考虑刚才的电话。

声音肯定是男人的。

那个声音问道：“已经到了吗？”马上就挂断了。

起初修平想是打错了吧？可若是那样说声“对不起”、道个歉不就完了嘛！

不过打电话的那个人显然很狼狈，不知不觉地喊了一声“啊”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那种慌张的声音可不寻常。

如果没打错，那么不是找我的就是找妻的。

“但是，为什么有人给妻打那种电话？……”

既然是问“已经到了吗？”那么这之前妻和打电话的人一定见过面了。见面之后分了手，然后打个电话来，但想不到接电话的是修平的声音，因而狼狈不堪。那个人想：糟糕了！只留下惊恐的声音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修平叼上一支香烟，发现叼倒了，赶忙换过来点上火。

如果现在的猜测不错，那么今晚妻就是和别的男人见过面了。

已经十一点半了还没回来就是因为这个吗？

“果真……”

修平小声地自言自语，然后把头一摇。

绝对不能想象妻会同自己之外的男人幽会的事。

当然，以妇女杂志编辑这种身份同男人交往到深夜的事是有的，但那全都是为了工作，而同男女关系毫不相干。

以前修平曾就此事问过妻一次。

“编辑好像夜里工作很多，男女之间有没有越轨的事？”

一瞬间房子像是愣住了，然后生气似地反问道：

“你认为我是那种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吗？”

“不是说你，我是听到别的编辑的事！”

“别人的事我不知道！”

确实，妻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，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儿过于古板。她去哪儿，去见谁，总是对答如流，没有任何可怀疑的余地。

坦率地说，修平近来曾经想过妻是否也该略微玩玩。

总是带着一副过于认真的面孔离开家，大致按预定时间回来，一心一意地工作虽然也不坏，但这么一来本来就已经欠缺的女人味便会日益丧失了。

“同合适的男人有点儿不太深的交往，我也不在乎，然而……”

也许是由于最近自己有了亏心之事，连这样的事也曾经考虑过。

正因为如此，现在突然想到妻或许在偷情就觉得不大现实，甚至好像在读什么小说的某一部分似的。

然而，妻没回来，陌生男人打来了电话，这是确实的事。那个男人说的话和慌慌张张的语气都是不寻常的。

“丈夫只能装不知道吗？……”

低声自言自语的同时，妻的肌肤在修平的脑海里复活了。

虽然已经接近四十岁了，但妻的乳房和腰肢依然丰满